



上图：贝叶挂毯局部，画面上的人们看着空中的彗星。

时，一册彩绘彗星图随葬地宫。《天文气象杂占》里二十九幅彗影在帛书上翩跹，上面还有白灌、天橈、竹彗、蚩尤旗等对不同彗星的分类图释。画师以精湛的笔法让这些“天帚”在幽冥世界继续拂扫苍穹。

1066年哈雷彗星划过天际时，诺曼底公爵威廉视其为吉兆，率军渡海征服英格兰。随后巴约大主教厄德命人为巴约圣母大教堂织造了一幅长70米、宽0.5米，含623个人物的大型挂毯。这就是被誉为西方“清明上河图”的贝叶挂毯，上面绘有诺曼底士兵指着彗星欢呼，而英王哈罗德则在彗星下惊恐失色。天象被编织进权力的叙事，成为绘画艺术的灵感源泉。

在文学上，彗星也不知引发了古今中外多少名家的诗情。屈原《九章·少司命》中“登九天兮抚彗星”的咏叹，描绘少司命乘坐翠色旌旗孔雀毛的车盖登上九天，降服为祸人间的“扫帚星”。李白在《拟古十二首其六》中挥毫写下“太白出东方，彗星扬精

光。鸳鸯非越鸟，何为眷南翔”。诗人借喻太白和彗星，象征着战事连绵；鸳鸯南翔，暗指人民流离失所。在东方叙事里，彗星成了灾厄的象征。

而在西方，彗星则化身为主神谕之矛。莎士比亚在《尤利乌斯·恺撒》中借卡尔普尼亚之口颠覆传统：“乞丐死时不会有彗星出现，苍穹只替王子的凋亡发光”，暗讽星占学的阶级性。而一代文豪马克·吐温的生命则与哈雷彗星完成宿命般的唱和。他曾说：我在1835年与哈雷彗星同来。明年它将复至，我希望与它同去。如果不能与哈雷彗星一同离去，将为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。没想到一语成谶，当1910年4月21日哈雷彗星到达近日点时，马克·吐温因心脏病发作而溘然长逝。

在银幕之上，彗星更是编织奇幻之网，让人类的想象在星际尘埃中自由驰骋。电影《彗星来的那一夜》里，彗星划过夜空，仿佛是另一个维度的钥匙，开启了平行世界的微小裂缝。影片中，彗星的光芒成为命运交织的引线，人物在看似相似却又截然不同的时空轨迹中徘徊、碰撞，试图寻回原本的生活轨迹，却在混沌中窥见人性深处的微光与暗影，宛如彗星尾迹中闪烁的星尘，虽虚幻却饱含深意。

而动画电影《你的名字》中，

彗星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盛大约定。它如同命运的织梭，在浩瀚星河中织就二人命运的经纬。新海诚的镜头下，彗星的光芒穿透云层，照亮了小镇与都市的时空坐标，将两个素不相识的少年少女心灵牵绊。在彗星即将坠落的倒计时里，他们跨越时间洪流，在梦与现实的边界穿梭，试图改变命运的走向，拯救彼此的世界。彗星的碎裂与重组，象征着命运的无常，也映照出人类在宇宙洪荒中对爱与羁绊的执着追寻，如同星辰碎片坠入凡尘，激起情感深处的层层涟漪。

天外来客赋予人类艺术的灵感，这些作品如棱镜，将冰冷的天体物理解成七彩的人文光谱，投影出绚烂的光晕。

远征的宿命

刘慈欣在2010年出版的科幻小说《微纪元》中提出“微缩人类”概念，小说中的他们将自身压缩至微米尺度，彻底重构了生存维度。昔日庞然的城市坍塌为原子层面的精密矩阵，构筑起流光溢彩的微观城邦。一粒寻常沙砾，于他们而言便是蕴藏无尽矿藏的巍峨山脉；一滴晨露，则化作了悬浮于天际的浩瀚海洋。

然而在《微纪元》面世7年后，一颗名为2017 OK的小行